

——[日] 森 咏 著 辛 超 译——

黑纸



陕西人民出版社

黑 龙

[日] 森 咏 著

辛 超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001号

黑 龙

[日]森 咏著

辛 超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青山彩印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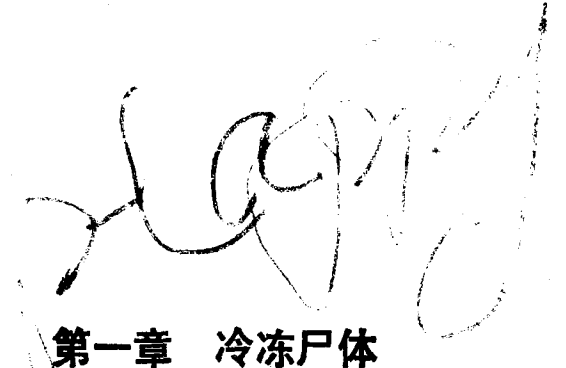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5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

ISBN 7-224-00764-1/I·171

定价: 3.90元



第一章 冷冻尸体

1976年7月20日

美国纽约西8区第46号街。这一年的夏天因受到反常气候的影响比往年凉爽。可是透过高层建筑的间隙倾泄下来的阳光仍是热辣辣的，加上柏油马路的反射，人们依然汗流浹背。

“原来如此……”

纽约警察局凶杀科黑人刑警弗雷德·麦克林用粗壮的手腕抹去额头上的汗珠，又一次喃喃自语。在他的脚下，躺着一具尸体，上面蒙着土黄色的盖布，盖布下露出一只扭曲的右手。

“这是怎么回事？大白天从楼上跳下来……”

麦克林的同伴迈克尔·柯瓦爾斯基刑警也松开领结，抬头望着耸立在他们身旁的大厦。大街两旁停满了警车，过路人围观如堵，指手划脚地议论着。溅了一地的脑浆和鲜血，已经发黑了。

这是一具男尸，一眼便可以看出他是东方人。他在面临大街的派拉蒙大酒店第11层楼租了一个房间。派拉蒙大酒店是纽约有名的供长期客人居住的旅店，据酒店反映，死者是上个月才搬进来的，签了两个月的住房合约。他花钱很快，已经事先用现款付清了房租。

“我把尸体运走啦！”鉴别科警员对弗雷德说。

弗雷德默默地点点头，因为尸体在夏天很容易腐臭。警员们熟练地把尸体搬进急救车开走了。在尸体原来的位置有一个白粉笔划出的印记。柯瓦爾斯基读着记录：“住客名单上的签名是S·邦彦，36岁，国籍日本，职业是贸易商人……”

弗雷德听到“日本”这个词，不禁竖起了眉毛说：“那么这是今年死去的第6个日本人啦。”

“嗯，这是个好年头啊！”

柯瓦爾斯基随手把笔记本塞进口袋。今年5月，统一协会的一个日本青年在布鲁克林区散发宗教传单时被流氓用刀子捅死了。6月份一个日本公司职员在纽约近郊的高速公路上摔死了，表面上好像是自杀，但州警察认为他死因可疑，目前正在追查。弗雷德对此是知道的。同年1月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内街有三个日本公司职员被杀。不过这个案件还没有公开。据说这三个人在这一带徘徊，想找女人寻欢作乐，但在讨价还价时被拉皮条的用刀子捅死。本来这种案件是屡见不鲜的，但当弗雷德等人着手进行调查时，却有人从中作梗，好象是日本公司和日本领事馆通过局里的头头对此进行了干涉。弗雷德的搜查工作起初是极端保密的，但不知怎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插了进来。于是那三具尸体立即被冷冻处

理，从警察局的停尸所转移到某个地方去了。听说后来三具冷冻尸体被空运回日本东京，同时搜查工作也陷于困境，不了了之。弗雷德等人完全不知道这个案件的幕后有什么特殊关系。

“听说 S·邦彦死前曾有个女人来过两次电话，但他刚好都是外出，所以那个女人留下了话。听说他回到旅馆从柜台服务员那里接过留言看后，神色有些紧张。”

“哦，是吗？”

“这就是那个女人的留言，是在他房间的废纸篓里找到的。”

柯瓦爾斯基把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条交给弗雷德。弗雷德看了一眼，感到莫名其妙。

纸条上写着：“黑龙复活了。”

弗雷德再一次抬头望着大厦11层楼那个男人跳下来的窗户。下午的阳光照在玻璃上，在蔚蓝的天空中闪闪发光。弗雷德想：当那个男人跳下来的时候，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2

1976年7月——日本京都。

嵯峨的群山带上了一抹斜阳。白昼的酷热已被山上吹来的凉风驱散，四处响起了阵阵的蝉鸣。一个老人在古寺的屋檐下慢慢坐下，面对那笼罩在苍茫暮色之中的苔藓满阶的庭院，瞑目沉思，一动不动。这座小小的古寺远离喧闹的京都市区，在旅游线之外，所以没有那些蹦蹦跳跳的年青人来打扰这宁静。

在老人背后房间深处一个角落里，两个男人悄无声息地正襟危坐。他们其中的一个是在报纸上经常见到的关西财界的大人物，另一个是当今政界的保守派领导人，是个国会议员。他们两个虽然热得大汗淋漓，但也顾不上擦汗，屏息静待老人发言。老人迎着从树梢穿过的微风，自言自语般地说：“失天地者，万物之逆旅，自然界内部时时刻刻都有新生事物出现，旧事物死亡，更何况人间尘世呢！今年的自然界很不寻常。天变地异的预兆席卷北美大陆和苏俄大地，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旱灾。我们最担心的粮食危机已成了现在的热门话题。几年前的石油冲击不仅给我国以重大打击，而且也波及全世界，它造成的恶果现在还没有平复。我国的粮食自给程度只有60%，还缺乏石油、原子能、钢铁、铜、钛等资源。上天究竟给我们安排了怎样一个前途呢？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大国四面包围着我们，压力重重，企图把日本民族控制在股掌之间。也许在今天之前我们太幸运了，我们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只知耽溺在安逸的生活之中。这样就造成了今天日本的腐败政治。如果我今天还是象从前那样年轻，我早就会亲手除掉那些高官厚禄的蠹虫了。这是多么可笑的上天安排啊。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亲自出马，救救我日本于腐败与堕落的深渊之中！也许我说得太长久了吧！”

两个客人发现老人站起来了，便都抬头挺胸等待着。这时太阳已经把树影拉得很长。老人回到屋里，重新坐在两个客人面前。那个政客依然正襟危坐，心里暗暗地想：“这样一个瘦小的老人，为什么会拥有那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这是金钱的作用，还是暴力的作用呢？可是我也有金钱和实力啊。不，这个老人一定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不然我们是不

会从东京专程来拜访他的。”

那个政客只听说老人是过去福冈玄洋社一派的，曾经在中国大陆当过浪人，此外便一无所知了。

“……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了，但还要放出最后一只大老鼠才行。”

老人开腔了，他的形象突然显得很庄重。虽然他的脸上还是露出柔和的笑容，但是目光锐利，一直穿透对方两个人的心胸。

“这样不就会发生大问题了吗？”

“水沟老鼠就是水沟老鼠，不论我们放出3只或4只，也不过给社会舆论火上加油罢了。如果牺牲一只大老鼠就能渡过难关，这不是很化算吗？但美国佬对水沟老鼠也不会保持沉默的，他们正在注视着我们的真意何在呢！”

“大老鼠吗？我们能够毫不掩饰地把大老鼠放出来吗？不论什么大老鼠都很难公然无忌地跳出来的，弄不好就会刺激在野党，使快要进行的国会议员竞选陷入困境。如果这样做变成保守派自掘坟墓就不好啦！”财界大头目一面擦汗一面说。

“那么你要让三木首相检查当局行使指挥权吗？这一来所有保守党都难免一败涂地。恐怕三木首相为了证明自己的廉洁，即使党内分裂也不会行使指挥权的吧。如果反对，三木就会被选民看作与贪污受贿同流合污。那么，即使在选举中胜利了也等于失败。在目前这个阶段，作出一些牺牲也是不得已的。所谓政治实力就是讲究怎样以最小的牺牲去防止最大的损失。一只大老鼠失足落水，是不会影响大局的。”

“如果大老鼠招供了，我们就会引火烧身的。我觉得这样做太危险了。”

“母老鼠喂养小老鼠，最怕走漏风声的是喂仔的水沟老鼠。但我认为大老鼠是不会说什么的。所以我才要放出一只来，那时天下就会大乱。我要放出来的那只大老鼠是很讲义气的家伙。他不会说三道四的。哈！哈！哈！”

3

西村胜彦正在被人追赶。虽然他想拼命逃脱，但手足却不能动弹，人影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西村发出了哀鸣。那些家伙接二连三地扑过来……刺耳的警笛响起来了。“住手！”西村抱着脑袋缩成一团。警笛继续鸣叫，不久变成了电话铃声。

西村睁开眼睛才明白原来是在做梦。他伸手抓起电话听筒，一个男人的声音传进耳朵。

“什么？有一具冷冻尸体吗？你再说一遍！”西村紧握住电话耳机，睡意早已无影无踪了。

“等一等，我拿个本子。”他从枕头下掏出了笔记本，继续问：“你说从纽约空运来了三具冷冻尸体，是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最近，其他就不清楚了。”

“你是亲眼看见的吗？”

“我没有看见，是空港的机械师告诉我的。当时有警察在场，简单地办完了入境手续便偷偷地运走了。”

“嘿，真有意思。可是你怎么知道是尸体？能让我 and 机

械师见一面吗？”

“让我问一下，不过他的口风很紧哩。”

“还有，我要有确凿的证据。洛克希德事件人们已经听腻了，现在需要新鲜玩艺儿。”

“这个消息对你有用吗？”

“当然。谢谢！”

西村放下电话。他昨晚工作了一个通宵，所以脑子昏昏沉沉的。现在是上午9时，电话是在外国航空公司工作的川上和夫打来的，他是西村大学时的朋友。西村从床上起来，一面煮咖啡，一面考虑采访刚才这条消息的步骤。他首先打电话到外交部领事司二科。如果日本人在国外因犯罪或事故而死亡，他们一定知道。

“什么？没有记录？但的确有三具冷冻尸体从纽约空运到羽田空港，这是事实呀！”

“这就怪了。如果确有其事，纽约的领事馆会向我们报告的。”

“日本人在外国死亡，一定会报告当地领事馆吗？”

“只要由该国的警察处理，就会首先和当地日本领事馆联系。当然，如果没有建交的国家，那又另当别论。”

“原来这样。如果接到报告而外交部保持沉默，那就是有意隐瞒罗。”

“哪能呀，隐瞒干什么？”

“那么，如果三具尸体确属事实，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他们不是日本人吧。”

西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对，如果不是日本人，那么

.....

西村放下电话，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了：日本人，外国人，然后打上一个“？”。再拉出一个箭头，写道：“尸体运往何处”。接着，他又打电话到航空公司和运输公司的工会组织，也是毫无结果。他本可以再给空港警察分局去电话查问，可他是个自由撰稿记者，不属于任何报社，官方机构是不会和他打交道的，所以，他只好借助正规报社记者的力量了。于是他打电话到好友志木史郎家。电话机里传来了志木充满睡意的沙哑声：“啊！好久不见了。大清早你这个自由撰稿人就忙个不停了啊！”

“俗话说：穷人顾不上休息。如果我象你这样是个拿固定工资的大记者，一定会睡懒觉的。先不说这个啦，有件事情求你帮个忙怎么样？你不想做一笔交易吗？”

“哪要看是什么条件。怎么啦，又有什么危险的事要我替你干吗？”

“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我需要采访空港当局。想借助你的力量。条件嘛，如果成功了，让你同时发一条消息，怎么样？这笔交易不错吧？”

志木对西村的话反应很快。他简单地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说了一句“以后我再和你联系”便把电话挂上了。西村一下子觉得疲乏不堪，他打了一个盹，便又匆匆忙忙走出公寓，这时已是傍晚了，所谓公寓其实是一所廉价楼房，名叫“四谷绿荫大楼”，名字挺好听，但十分残旧。西村在7楼租了一个房间作为住宅兼办公室，因为这里位于新宿的酒馆区和四谷第3号街的交汇点，交通很方便。他走出公寓，拦住一辆出租汽车到新宿去。几天前，良子给他打了个电话，说

是“有事商量”。和女人“商量”是很棘手的，因为他刚三十出头，正是要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别人提供参考。因此所谓有事找他“商量”，多半是听女人的牢骚罢了。

他走进新宿京王广场大酒店的顶层餐厅时，良子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她看见西村进来，便笑着向他招招手。

“你好！”

西村望着良子那纯白色的连衣裙和被太阳晒成褐色的手臂，有点心荡神迷。她今年应该20岁刚出头。

“你要和我商量什么？”

“是哥哥的事。”良子突然显露出忧虑的目光说道。

良子的哥哥石川邦夫是西村高中时的好朋友。邦夫并不是良子的亲哥哥，他的父母和兄弟都在战争中死去了，只剩下他一个孤儿，被叔叔石川武夫（也就是良子的父亲）收养。因此邦夫和良子虽然在户口簿上是兄妹关系，其实却是堂兄妹，年龄相差十二三岁。邦夫很疼爱良子，把她当作亲妹妹。邦夫和良子的父母也很合得来。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石川邦夫却突然离开这个幸福的家庭出走了，他抛弃了家庭、大学和朋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

邦夫出走的前一天晚上，曾经到中野区的大学宿舍找过西村。他还是老样子，默默无言举杯痛饮直到天亮。最后只说了一句：“祝你健康，再见啦！”

石川说完，便摇摇晃晃地在昏暗的街灯下消失了。这是西村和石川邦夫最后一次见面。

“有一个毫不相识的人向我打听邦夫哥哥的地址。”

“哦，你知道那个家伙的消息吗？”

“不，目前什么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可是……”

“是不是过去他的朋友不知道他离家出走，所以找你打听呢？”

“……可是那个人没有留下姓名。他大约四五十岁，显得很阴沉。可是目光锐利，穿得很俗气。”

“你不要神经过敏。”西村喝了口甜酒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9天前。那个人好象一直等着我出门，然后在路上悄悄地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腕不放。而且……”良子说到这里，停下来环视一下餐厅四周，然后继续说，“我总觉得我家附近有人在盯梢。不论我到什么地方，都感到有人在盯着我。是不是哥哥干了什么坏事？我真担心。”

西村听后笑道：“你太多疑啦。如果你往坏里想，那就什么都觉得可疑。”

西村端起桌子上的蜡烛叫过侍者。餐厅里几乎满座，客人多是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男人。

“但在半夜里电话会突然响起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在那个男人和我搭话的那天起，每天晚上都这样，而且一定是在半夜两点。拿起电话，却又什么声音也没有，好象对方是在静听我的动静。我觉得害怕，便挂上电话，但几分钟后电话又响啦！”

“真是讨厌的家伙。”

西村马上想到这并不是恶作剧，而是对方想弄清这边家

里有没有人。这是一种惯用伎俩。

“你把这事告诉父母了吗？”

“不行啊。你可看不出来，我妈妈很脆弱，她听说这样的事会吓坏的。父亲倒是个满不在乎的人。听了以后一定会一笑置之。何况父亲对哥哥一点也不挂在心上。如果告诉父亲，他一定会骂我说，男人有男人的打算，他既然离家出走，就一定有什么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的理由，你们女人不要瞎猜。这真是时代的悲剧啊！”

良子已经有些醉意，说起话来喋喋不休。被太阳晒黑的脸颊上也泛起了红晕。

“知道啦，我来告诉你的父亲吧。石川绝不是干坏事的家伙，你不用担心。那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也交给我来调查。对于打电话的人，现在还没有什么对策，只有用“不在留言”的办法来对付。也可以告诉电话局，让他们把电话音量降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随时可以找我。”

良子深沉地点点头。

西村转过头去望望窗外的夜景想道：“邦夫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那个奇怪的男人为什么要找他呢？”

黑暗的夜空里，星星闪烁着冷光。西村突然想：邦夫也许在某个地方眺望着这同样的夜景！

4

西村把良子送回世田谷区驹泽的家里，便立即乘出租车赶往银座，和志木史郎会面。

西村在事先约好的快餐店里等了一个小时，志木才来。

他一见到西村，便竖起大拇指说道：“辛苦了，掌柜的给我来一杯威士忌！”

“好的！”柜台后面的掌柜答道。

“喂，西村，你可找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消息。”志木用手拍拍西村的肩膀。

“那三具冷冻尸体的消息，连警察局也说不知道。我一时也以为那是谣传，但是又深入摸了一下，竟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有了反应，我们报社的编辑部突然把我叫去了。”志木狡猾地笑了。

“编辑部说什么？”

“头儿说：‘志木君，你现在追查什么消息？’接着头儿又说：‘洛克希德事件的采访人员现在应该集中精力追查洛克希德事件！’我一时目瞪口呆，只好搪塞说：‘我在追查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内部揭发材料。’头儿说：‘那边已经差不多了，不要多费功夫，你还是查对清楚高级官员的确凿证据吧！’我想大概有什么人在报社上层插了一手。你看，这不很奇怪吗！”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我想，可不能乖乖地罢休，就向空港的熟人打听了一下，可还是一无所获。我又通过内线关系，找到了航空公司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们说，这事虽然危险，但只要不妨碍公司的买卖，是可以给我通风报信的。本来嘛，要抓住惊人的消息就得冒险……”

“他们知道些什么呢？”

“他们也是第一次听到冷冻尸体的事。不过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听说今年6月在纽约有个日本人被杀害了，但这

事和冷冻尸体是否有关，便不得而知了。我一想，对，就是这件事。他说有一个老家伙知道这事的内情，于是我塞给一些钱，让他把这个老头介绍给我。哟，就是这个老头。”志木掏出了笔记本，上面写着井汲仁久郎，横滨市中区……，“听说这家伙是个老资格了，战时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干过特高科，井汲仁久郎并不是他真名。战后才回到日本。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刚刚才和他分别。”

志木说，他好不容易才使井汲答应和他在涉谷的一家小酒馆见面。据志木说，井汲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不论向他打听什么，只是含糊其词，令人不得要领。最后志木忍不住要离席而去，井汲才喃喃自语般地问道：“你知道上海帮吗？”

“是指以前在中国上海的那帮人吧？”

“你这样肤浅的知识能够当新闻记者吗？你先认真学习学习有关旧上海的知识后再说吧！”

“可我这次向你打听的是有关3个日本人在纽约被杀害的传说啊。这不会和上海有什么关系吧？”志木有点摸不着头脑。

“什么传说，那是事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恐怕外务省、警察都会严守秘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志木君，你没有想过政权是怎样组成的呢？假如现任政府中的一个头面人物被暗杀了，这个社会不会闹翻天呢？恐怕大家都会猜想是旧左派、新左派或者右派干的。不过我看得很清楚，是上海帮干的。总之，政权就是由人组成的。”

志木感到井汲是了解情况的，必须紧追下去，如果撒手，将来必定要后悔的。这就是记者采访的不可动摇的规

律。

5

“井汲先生，您说的上海帮是什么意思？”

“你是洛克希德事件的采访人员。唔，不错。那么你一定要学习日本的战后历史。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出版过一份名叫《真相》的杂志。它专门揭露内幕消息，不遗余力地追查政权的隐私。不过说实在的，里面也有许多错误之处。可也没有办法，过去的时代比现在要混乱得多，各种表象扑朔迷离，叫人摸不着头脑，恐怕已经没有哪一家杂志象它那样敢于揭露世事了。”

井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和秃头铅笔，带着醉意，舔舔铅笔头，在纸上写开了。

“上海帮在这次的洛克希德事件里也起了很大作用。桥本登美之郎是过去《朝日新闻》上海总局的局长，儿玉誉士夫过去也在上海。已故的佐藤荣作曾经到过上海，负责铺设铁道，福田赳夫是南京汪精卫政府的经济顾问。

“旧上海不仅是‘大日本帝国’侵略中国大陆的桥头堡，也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那里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日本的混蛋们一股劲地涌向中国大陆，不停地掠夺侵略，其实他们都是些土包子。满脑子的什么世界战略啦，大东亚共荣圈啦，其实都是穷光蛋，所以拼命搜刮掠夺，把日本民族的幸福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这只不过是黄粱美梦、空中楼阁罢了。日本打败仗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日本战胜，这个世界就没有正义啦。我也不是说盟军是正义的，不过日本